



出发

□邱华栋

我的文学生涯开始于少年时期。1984年春,我买了一些文学杂志,有新疆昌吉州文联办的《博格达》,还有《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文学青年》《青春》等,当时,我贪婪地闻着杂志的那种油墨的香气,感觉到那年的春天正在迅速地到来。而杂志上油墨的味道是那样好闻,那可是文学的味道啊,使我的内心激动无比。从此我就开始学习写小说了。对于新疆昌吉市,我有很多回忆,后来写了系列短篇小说《街上的血》。那是一本有18个关于青春蛮荒和死亡故事的短篇小说。小说的题记是:“在一个天山脚下的小城市里,一些人生活着。少年的他们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如同野草,就像是没有人看见草的生长,命运的苍茫和青春的荒芜,使意义匮乏和消失。惟有记忆使生命进入永恒。”

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10年间,中国诗坛的前沿阵地上海现出一支浩浩荡荡,数量达上千万的中国诗歌少年先锋队。这些诗歌少先队员,凭借着对诗歌无比虔诚的热爱,以中学校园为展示才华的平台,写作诗歌、发表作品、创办报刊、组织诗会、自印诗集、组办社团,在校园内外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辉煌、最壮观、最精彩、最隆重、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这场罕见的1980年代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当年参加这个诗歌运动的人,如今大都成为了中国社会很多方面的中坚人物。

在中学的时候,十来岁的人刚开始进入青春期,每个人的青春期因为生理、心理的变化,非常敏感,所以写作对我来讲,首先是一种爱好和兴趣,一种倾诉的手段,当时我写了很多跟新疆有关的小说,比如我的一篇动物小说,讲一匹汗血马的故事,另外一个写的是一个银雕如何跟大自然搏斗。十来岁还写不了太深的东西。小说都发表在《语文报》《中学生文学》《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上。还写过武侠小说,那会儿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完了,模仿着写了一个武侠小说,十来万字,算是一个长篇,在中学的时候,就完全看不下去了。

我还写过几百首诗,参加了当时的校园诗歌写作大潮。那会儿我每天写五六首,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下面写诗,搞得数学成绩很差。后来,我想可能有些人的思维就像我一样,是形象思维,想象力发达。

青春期写作是一种历练,很多人刚开始写作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一开始是自发的状态,想写点表达内心的激情和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看法。后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出了一本小说集,有十来万字,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特招了我。进了大学以后,我发现,大学的学生文学活动很多,我们学校有

一个珞珈诗社和一个浪涛石文学社。武汉大学有一个有名的樱花诗会,有一条很漂亮的樱花大道,每年三四月份,开的全是樱花,我们就在樱花树下开诗歌朗诵会。我们组织了很多诗会,把武汉各个高校的校园诗人们弄到一起朗诵诗,然后评奖。我当时觉得课本非常老旧,没办法看,然后,我们就尽量读翻译过来的作品,到图书馆按照作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把大师们的东西读下来,比如这星期读海明威的短篇,七八十篇短篇全看完,然后回宿舍模仿海明威,写一篇短篇。下一星期读博尔赫斯,读完以后写一个短篇小说。后来,经过了两三年的历练,每个人都写了一大堆废稿子放在那儿,写作的基本技能就是这么模仿出来的,我慢慢地找到了一种文学的形式感,从一开始自发的状态,变成比较自觉的状态。

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写了很多诗歌,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大学时代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大学生生活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更活跃一些,生活的内容也更丰富和复杂一些。这部小说叫《前面有什么》,我模仿了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有五条线并行下去,广泛地展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当时在大学里受它的影响特别大,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反映更广阔的时代和生活,而我当时正在经历大学的生活。我写完小说,把稿子寄给一个出版社,然后稿子就消失了,因为你没有名气,也没有人搭理你。

2003年,出版社搬家,一个编辑忽然发现一堆黄色的稿纸,署名是我,就给我打电话说,我发现了你的一部长篇小说手稿。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真写过这么一个长篇,大三的时候写完后就寄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往那儿一扔,不搭理我了。结果他现在要还给我,我一个朋友在另外一个出版社工作,他拿去看,说,你这个写得不错呀,干脆我给你出了算了,于是就出来了。等于我21岁写的长篇小说,到30岁了才出来。

我是1980年代那些校园诗人中间坚持下来的一个,因为我想做一棵写作的树。当年很多写作的朋友,他们如今成了公务员、传媒人、商人等各类从业者,都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大家仍旧忘不了火热的文学的80年代,因为,我也是从那时出发的,从此,我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如今,我每天都忙于文学的编辑、活动,阅读和创作中,正在走向更加宽阔的地带,但是我无法忘记我最开始的出发点:在新疆的那个小城市,1984年春天,一个少年拿着一本本的文学杂志,将自己的鼻子深深地埋进了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杂志里,贪婪地闻那文字的充满了想象力的香甜的味道。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第三期高研班学员。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出版长篇小说10余部,有《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长生》,“中国屏风”系列等。著有短篇小说集《社区人》《时装人》和《我在那年夏天的事》等。此外,还出版有中篇小说集、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集、读书随笔集、游记、诗集等,结集为70多种单行本。多篇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越南文。曾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优秀编辑奖、萧红小说奖优秀责任编辑奖等。

青春期写作是一种历练,很多人刚开始写作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一开始是自发的状态,想写点表达内心的激情和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看法。后来,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出了一本小说集,有十来万字,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武汉大学特招了我。进了大学以后,我发现,大学的学生文学活动很多,我们学校有

左手写当下,右手写历史

□宋 强

邱华栋现在的写作是左右开弓,既写当下题材的都市小说,也写历史小说。他最近出版了历史小说《长生》,描绘的是13世纪成吉思汗见道长丘处机的故事。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还是他那些关注当下生活的小说。他似乎对社会和人群有天然的敏感,不过,他希望自己不断地拓展写作范围,因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出发”。现在的邱华栋视野开阔,他看到的是全社会的东西。

比如,《社区人》系列是他完成的都市短篇小说系列,已发表60篇,这算是一部糖葫芦串成的小说。他把目标锁定在有固定职业、有房有车的中产阶层。如今,城市中产阶层迅速地扩大,但他们面临着许多问题,家庭与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婆媳之间,虽然全是琐事,但反映的是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今天的城市中,中产阶层正在改变社会的结构,同时,作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非常稳固的一个逐渐扩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品位和生活乐趣也逐渐趋同,是引领城市消费和时尚的主体。他们往往选择环境和人文气氛都比较好的社区居住,并且正在形成中国独特的社区文化。但如果你剥开了生活的外衣,你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和伤心事,每一个人都甚至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这个痛点是他们的隐疾与暗伤。

邱华栋的这个系列小说抓住了当今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想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由此,他状写了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有白领女性因为一次车祸导致毁容从而改变了生活态度的;有面对自己未婚先孕的女儿的单身母亲;有参加马会的成员却被朋友偷窃了东西的收藏家;有几年之内把几百万财产都莫名其妙弄光的;有晚景凄凉的动画片配音演员的深刻夫妻感情;有打铁的艺术家的情感罪孽;有因为父爱缺失性格畸变导致人变为人熊的;有面对儿子青春期烦恼的父亲;有音乐家和他的懂音乐的狗的故事;有网络爱情的悲惨结局。很多小说都是来源于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深入观察,这个系列小说是进入阅读他的都市题材小说的入门作品。

但我想重点谈谈他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屏风”系列。几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邱华栋的三部历史小说《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这几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外国人在近代中国发生的爱恨情仇。《单筒望

远镜》讲述一个在中国出生的法国女孩,到山东寻找哥哥,经历了义和团的全过程,她拿着单筒望远镜打量那个时候的中国,看到一个腐朽的、摇摇欲坠的中国,同时,她还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和死亡。

而《贾奈达之城》则是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书中的女主人公戴安娜·西普顿1946年至1948年随丈夫艾瑞克·西普顿翻越中亚群山,抵达中国新疆,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她把这段生活写成回忆录《古老的土地》在伦敦出版。

在邱华栋的这部小说中,对于外部世界自然景观的描述,是出神入化的部分。对于出生地新疆的回忆、热爱、留恋,使邱华栋对古老山川大地风貌反复吟颂,读后令我眼前长时间是一片眩目的洁白,几近于雪盲的效果。那是由冰川、冰谷、雪山、冰岩构成的世界。还有新疆中亚地带独有的炽热的阳光、肥美的草甸、枯黄的戈壁、怡人的绿洲,大地上的气味、颜色和声音……他对景物如此迷恋,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铺陈、渲染,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的描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带着对万物至高无上的顶礼膜拜!在叙述一个外籍女人的心理活动时,写作者选取了独特的视点。因为出场人物少,人物关系相对简单,故事情节也相对单纯,无非是戴安娜跟其丈夫的登山活动以及领事馆里简单的日常生活,戴安娜跟年轻的柯尔克孜族向导赛麦台“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关系等等。因此,作者采取了电影的叙事手法,用景物的丰富来映照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描写人物活动时,作家既像一个导演又如同摄影师,不断调度着镜头,外景不断推移,场景从她儿时生活的印度(这里有毗湿奴教派的扎格纳特游车节,教徒恒河沐浴场,从林狩猎场景),延伸到她的家乡英国宁静的小镇,然后镜头推摇,依次摇过大坂,摇过南亚次大陆,摇过大坂,来到喀什噶尔,再到新疆,来到作者最擅于描绘的地方,通过这些视觉画面的刺激,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变化,如同这里的景深一样显得富有层次、更加立体。同时,人物的往世前生的书写,给小说增加了神秘感和宗教氛围。作者让戴安娜的前生是一个新疆王朝的公主,而赛麦台的前生恰是公主的恋人,现实人物的虚拟之爱在前生得到肉体上的欢娱和满足。最后赛麦台为救戴安娜,被雪崩埋在冰缝里而死的情节,更是书中最动人的篇章。

中国步入全球化的历史也许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前就开始了。络绎不绝的外国人,那些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和旅行家,还有一些考古

学家,纷纷来到了中国,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对中国的想象,在中国经历了他们一生难忘的岁月。而他们眼中的近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年,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回忆录、亲历记出版了不少,成为我们了解中西方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观察外国人,来抒写他们,却是少之又少。可喜的是,邱华栋的《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就写的是近现代史中中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不难看出,他是非常有雄心的,这几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近代史上出现在中国的外国人,像镶嵌画一样展现在中国的屏风上,与中国发生了难忘的爱恨情仇。看来,邱华栋试图找到更高的坐标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

小说《骑飞鱼的人》的时间背景则远到了1860年,这是一个英国男人在战乱中寻找华裔女朋友黑玛丽的故事。《骑飞鱼的人》的情节主要取材于一个真实人物的经历。他叫林德利,曾经参加过英国海军,1859年来到香港,辞掉了海军的职务之后,来到了上海,后来又于1860年进入到太平天国控制区。他认识了当时太平军的重要军事领袖王李秀成,得到了忠王的委任,成为太平军的战友,他和未婚妻玛丽、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忠王组织和领导的多次战斗,而且相继失去了他们。1864年上半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即将覆灭的前夕,他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他写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这本书于1962年在王维周和王元化父子翻译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出版。根据史料,邱华栋运用小说家的智慧,展开了无尽的想象,而且还有一种神奇的魔幻色彩:在小说中,英国人林德利骑着《山海经》中的几条飞鱼,分别出现在1860年以后中国很多历史事件的现场: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太平天国和清军的作战、李秀成被屠戮等,展现给我们宏阔的历史和战争场面。

“中国屏风”系列选择了近代中西交流史上最典型的三个事件。《单筒望远镜》把我们重新带入义和团运动的潮流之中,以一个法国女人阿苏尔在中国的经历再现了那场运动的复杂性;《骑飞鱼的人》则把太平天国的旌旗挂到了我们面前,在这场农民起义中,居然还有英国人林德利的参与,在他的眼中,太平军的英勇无畏和后来的腐化堕落各有呈现。《贾奈达之城》把英国人戴安娜·西普顿和丈夫艾瑞克在中国的历险翻了出来,还原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在小说中,作者也极力做到接近“西方人”的

■印 象

前行者邱华栋

□刘震云

邱华栋是我读书的指导老师。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像他那么博览群书和博览生活的人,特别是博览新书和博览新生活的人,还不多见。许多新书,我是从他手里接过来的;许多新生活,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我另有一个指导老师叫李敬泽。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与他们三人行,我也变得新生和饱满起来。

于是,邱华栋的小说便与众不同。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多端,充满了魔幻和惊异,真假和虚假,残酷和喜剧。一杯浑水,澄清需要时间,但邱华栋等不得。也许,他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新生的东西未必都好啊,这个好与不好的浑浊和新生,也许更加刺激,更加接近真实。这是邱华栋小说的特点。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前行者。是一个喜欢新鲜和占先的前行者。

大概是1996年吧,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小说叫《城市战车》。小说中的一群人是流浪在北京的艺术家。流浪北京,当时是一种时髦。虽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他们日常生活和行为,和引车卖浆的芸芸众生截然不同。但他们也是芸芸众生,无非是众生中新产生的一部分人罢了。在生活中,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但是,我只了解他们生活的表面。读了《城市战车》,他们新的、不同的、剧烈的内心世界,还是让我震惊。更震惊的是,作者在一门心思关注新生活和新人类时,主要关注的是惨烈的一面。原来他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生活的变化是,十多年过去了,这群流浪北京的人,竟有一部分人脱离了流浪的阶层,摇身一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人,少数人还成了亿万富翁,回头再看《城市战车》,就成了这些人的旧照片。2000年,我读了邱华栋的新作品《正午的供词》。写的又是前沿生活,影视界啊。这一洼浑水,邱华栋又下了脚。但这回他的主题大变,表面是写鱼龙混杂、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实际上是在写生和死,这个主题可有些经典。是跟邱华栋年龄的变大有关系吗?接着他在题材上也会返璞归真吗?接着我发现我错了,2002年,他的长篇小说《花儿,花》出版了,题材依然很前沿,写的是网络大潮,写的是媒体;媒体虽然旧,旧时代的中国就有“包打听”,但网络是新的,视频是新的,媒体从来没有这么脏和这么虚假,也是新的。在新的背景下,邱华栋写了几个媒体人的婚姻变化。新交加,让人啼笑皆非。对了,看邱华栋的小说,常让人啼笑皆非,就是这个感觉。

邱华栋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因为他博览群书,特爱在一本小说里,把庞杂的知识和他读这些知识的感受,一股脑儿搬到小说里。比如上面那三本小说,既有对美术和绘画的知识堆积,也有对电影知识的深入挖掘,还写了许多有关花的学问呢。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想通过小说另学知识的人,起码是件好事吧。曹雪芹就这么干过,在书里写过药方和菜谱,邱华栋也可以这么干。只是不要以枝节干啊。

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教授》的时候,邱华栋依然是邱华栋,写的又是眼下最热门的一个词——“新阶层”。何谓新阶层?一是在过去的生活里没有出现过这种职业,这种职业造就了一种人;一是过去有这种职业,但从这种职业里

产生了这种职业过去产生不了的人,都跟新的生活形态有关系。地产商人、白领、私家侦探、“小姐”和“妈咪”,是从近些年的中国地缝里钻出来的;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大学教授、律师等,过去也有,但不是这么个有法,今天,他们全都脱下了过去的外衣,换上了新的行头。教授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这本书告诉我们,叫“叫兽”。

“新阶层”会带来新内容。邱华栋不但写了玫瑰浴、皇帝按摩、玻璃鸟巢中的女人、私人事务调查所,写了师生恋、夜总会中的大学生、代人受孕等五光十色只有在当代的魔幻和惊异的生活中才能出现的新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这个时代平静的外表下,充满着血的气息、钱的气息、性的气息,及这个时代的独有的混乱的气息。这是一个庞杂的时代,这是一本庞杂的小说。当然邱华栋还没忘了,他又塞进去许多他对当下问题,如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道德问题,包括对文学和《红楼梦》的思考看法。比起他以前的小说,这本小说就更庞杂了。

这样说来,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恰恰就不重要了。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知识分子,是教授,是经济学家,是文学研究者。他们是知识分子,又不是,他们是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新阶层”。他们依靠知识(可不是文化,文化需要独特的见解)的卖弄,依靠帮闲帮派和帮钱,当然最终还是帮忙,开始过上了奢华的生活,少数人的生活,都是前沿的生活。正因为他们活在生活的前沿,通过他们,我们就更加看清了这个时代的喧嚣和痛苦,热闹和寂寞,繁华和贫困,富足和匮乏,物质世界对心灵的煎熬和挤压。表面说的是欲望,是权力,是钱,是性,但人与人关系的内部,说的却是人和生活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剧烈冲突,却总是以愉快的“兽的方式”去解决。喜剧吧?当然,兽的方式,对于解决者总是愉快的。

从结构上讲,小说的叙述是复调的。通过一个文学教授的眼睛,来打量一个经济学教授的生活;通过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婚姻变化,折射出当代社会的激烈变动。最大的变动是观念啊。这些混乱的庞杂的新的观念,破坏性地颠覆了旧生活,也歪歪扭扭建立了新生活。但是,这些混乱的庞杂的新的观念,除了刺杀的是光怪陆离的生活风景,还有拥有这些观念的他们自己。虽然他们生活在生活前沿和引导着生活,读了这本小说,我的结论是:他们不是我们的救世主,因为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

这是一本值得深思的小说。
也是一本刺激和好读的小说。

当然,这本小说也有毛病。人犯毛病,一般都是老毛病。当然,毛病一般也是优点或特点。这本《教授》和邱华栋其他小说一样,内容也太庞杂了,信息也太密集了;查信息,我们不如上网。还有,往里边塞的各领域各学科的知识也太多了。如果为了授业解惑,不如给我们开一个讲座。更重要的是,前行是一件好事,但前行者也是吃亏的。因为许多新生的和前沿的事情,也许很快就被生活抛弃而变旧了。是不是有比事情新旧更重要的东西呢?但这些还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小说就是小说,小说最终靠的,与事情的新旧无关,跟你发现的新旧有关;小说最终靠的,还是伟大的发现和想象力。

两极化的:要么是横行霸道的侵略者,要么是代表着文明、举止优雅的绅士。感情因素的参与使得理性认识的力量显得很微弱,这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固执的“偏见”。甚至到现在,这种“偏见”仍然深植在人们的无意识当中。当然,这种“偏见”在历史的发展中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但“偏见”的存在影响了我们对外国的深入认识。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下,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西方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清内心的“偏见”,去认识一个真实的外国人?这一切或许都需要从晚清以降中外交往史中、从当下中国人心中去认真寻找“偏见”形成的根源和线索。邱华栋的“中国屏风”系列正是一次寻找的努力。

他更大的“野心”是,让我们深入到西方人的内心深处,尽量真切地理解西方人的想法,与我们自己心中的西方人形象做一个巧妙的对比,以此使西方人的形象在我们自身的对话中得到更真实的映现。他用了一只历史的“单筒望远镜”,向西方人的内心望去,他看到的结果虽值得商讨,但他得到的却是一个中国作家心中真实的“西方”,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他心中真实的“西方主义”。可以说,这些小说的确有着独特的审美经验和题材的特殊性,情节也很精彩。至少都是优美凄婉的爱情小说,其次,又达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小说的高度。而从西方人心理体验东方世界,从西方人的角度反观中国,邱华栋的这三部小说冲破了当代汉语小说视野狭窄的藩篱,将一个全新的东西方相遇的历史传奇带给了我们,使我们在历史惊人的一瞥中,看到了世界的真实裂缝。

可以说,从“中国屏风”开始,从前那个天才无畏的青年,结束了自己一段内心飘摇的历史,更加深沉,淡定,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人生以及创作的新阶段。

据说,“中国屏风”的灵感来自邱华栋家的四扇屏风,“我经常坐在沙发上,打开这四扇屏风,凝视着上面那些穿越历史云雾的人物画像,感到一些神秘和沧桑。终于有一天,这些屏风给了我的灵感,我决定写这部小说”。他的第四扇“屏风”《时间的囚徒》也于2013年完成初稿,表现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所经历的“右派”岁月。他说,等四本小说都出来摆在一起,就像中国屏风的四扇那样,自然天成。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